



生命的原乡

□ 仇士鹏

我想,阿勒泰之于李娟,就像是地坛之于史铁生,黄沙梁之于刘亮程。他们在那里沉思,在那里悲喜,在那里从懵懂走向深邃,也在那里从生活中走来,往高于生活之处而去。那里,是他们精神上的故乡,甚至可以说,是生命的原乡。

我的阿勒泰,在哪里?心中下意识的回答,是那三年高中岁月。

母亲是在我初三的时候离开的,而我真正接受并适应这个事实,便是在高中。我不再去追问,为什么单亲家庭这个词会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落到头上,为什么我的人生轨迹不能与标准、平凡的人生重合?我像是她从没来过一样地生活,在父亲外出后就空荡荡的房子里,做一切会发出声音,唯独不需要我发出声音的事情,然后在更加安静的夜里,在父亲疲惫的鼾声里,眺望着他这一辈子,和我这一生预设的终点。我渐渐明白,所谓生命,就是在已经注定的命上,如何生。我是这样,父亲

是这样,母亲或许也是这样。

朝戈奶奶说:“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地过。”母亲说不出这样闪亮的话,她只会说,日子总是要过下去的。我莫名地相信,当我把日子过下去时,她也一定会在遥远的远方,欣慰地守望着。于是,所有的坍塌最终被土地包容,耸立成林的,只剩下对生的构想——在高中,它们很快就付诸实际。

那三年的生活,是痛苦与激情的集合。早上五点半就要起床,到校后有一个小时的早读,困到站着都能睡着。中午睡觉之前有一份小练习,晚上呢,十一点多才能到家,睡眠时间短得像是偷来的,而白天还要让大脑超负荷运转。疲惫,似是用光的水笔芯,一根接着一根,很快就摆满了文具袋。

高中的模式是摆在明面上的,当它被放在抽屉里,就成了如今工作的模式。攻坚时,每当感到大脑僵硬化,我便想到高中,然后让脑电波跨越时光再次同频共振,试图从那段岁月里汲取一些持久燃烧的力量。

把日子过下去,让以后的日子好过些,十年了,那个奋不顾身的目标始终没变,而那个一无所有的孩子,为了继续向上攀援一公分,依旧肯把手指抓得鲜血淋漓。绷得更紧,才能跳得更高,这是百日宣誓暨成人仪式上,我刻进心头的一句话。

在那里,还有最让我舒适的伙伴。一直到现在,每年长短假期回老家,我都会和高中同学聚会。我们在青春的回忆里有充实的交集,所以我可以用最慵懒,当然也就不雅观的姿势躺在椅子上,听他们用家乡话讲自己,讲别人,讲工作,讲生活,讲家乡。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一切话题都可以发生;担忧烦扰、愤懑不平,一切话题都可以被消解。

吃完饭,一起去闲逛,去K歌,去密室逃脱。我们就像是多年前还坐在一间教室里的人,保有不变的喜好、性格、表达习惯,很多事情仍能心照不宣、不约而同,仅仅是脑子里各自多了几年的记忆。

回到单位后,我有时也会和老同学在网上闲聊,短短的

几分钟,就像摩西分海般,在繁忙的工作中开辟出一条狭窄的通道,没有庞大的水压,只有自由的空气,吹来丝丝缕缕的安宁。而通道的另一端,同样被困在庸碌生活里的他们,正步履轻快地迎面走来。

有些遗憾的是,高中校园已经不是我能随意进出的了,我只能站在校门口,远远地望一眼坐在教室里,坐在紫藤长廊下,坐在水池边上的曾经的自己。当心头倏然飞起的怀念与感激徐徐落地后,悄悄地走开。倒是在一些梦里,我会穿上校服,踩着广播台里熟悉的音乐,走向班级,走向宿舍,走向操场,走向我的“阿勒泰”。

一梦,三年。
史铁生说,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我想,终有一天,我会笑着对过去的自己说声拜拜,张开双臂,迎接他融入我的现在。然后,继续去受伤,去生活,去爱,去明白,日子总是要过下去的,无论悲喜,无论张弛。

从那一天开始,我不再需要去眺望、投奔生命的原乡。它已然在我。

我们都是“稻草人”

□ 陈碧玉

夏日,金黄色的稻浪一波一波地划过田野,贪吃的鸟儿蠢蠢欲动,在天空盘旋又盘旋。上下起伏的稻浪中,一只鸟儿俯冲下来,刚挨近稻田,一个“稻草人”便挥动着手,吓得鸟儿“呼”地冲上天空,其他鸟儿也迅速逃离,一眨眼便逃得无影无踪。远处,几个孩子哈哈大笑。我就是这几个孩子中的一个。

“稻草人”见鸟儿飞走了,便摘下草帽,冲我们招招手:“换人了!”

这是我们的游戏,游戏规

则是每人扮成稻草人在太阳底下站上半小时,这半小时内必须一动不动,如果动了便输了。按照约定,输了的人要给每个人买一根冰棍。

轮到我为稻草人了。真正体验时,我才发现这半小时真难熬。烈日下,戴着草帽,穿着蓑衣,只一会儿,汗水便浸透了衣服,我告诫自己要强忍着。除了烈日炙烤,最考验人的是无边的寂寞,每一分一秒都那么漫长。时间过得真慢呀!就在我头昏脑涨,身体摇摇晃晃,觉得自己无法撑下去时,明子走过来喊:“时间到

了,你赢了!”我如蒙大赦,瘫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接下来,是明子来当稻草人。明子身体羸弱,没想到只站了十分钟,便“咚”的一声晕倒在稻田里。看到明子苍白的脸,我们站在那里不知所措。一个机灵的小伙伴最先反应过来,拔腿跑回村里求救。

明子的奶奶迈着小脚,跟踉跄跄赶来了,只见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喊:“我的心肝呀……”明子父亲去世,母亲改嫁,明子一直由奶奶抚养,奶奶对这个孙子视若珍宝。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胆小

的我被吓得手脚发抖。

谢天谢地,村医李先生很快赶来了,他对着明子又是掐人中,又是喷凉水,还给他灌了一碗姜汤,终于,明子在千呼万唤中睁开了眼睛。

明子奶奶破涕为笑,虚弱的明子看看周围,小声嘟囔:“我输了……”

这场扮稻草人的游戏以我们每人挨了一顿骂而终结。

多年以后,当年的小伙伴再聚首,说起那个扮稻草人的游戏,每个人都会心一笑。在我们心中,有一个稻草人,它青春永驻。

遇见大清谷

□ 张修东

人生旅程,流年如歌,不经意的邂逅,冥冥之中的相会,短暂停留的思悟,如初见般美好,诗与远方,读与写作,退休后的每一天,我不是走在遇见新鲜的途中,就是行进在圆梦的路上。

妻子的闺蜜建美发来一份邀约:共赴杭州,遇见大清谷。远方不再遥远,乘高铁4小时即可抵达,诗情画意就在前方,被奉为“天堂里的世外桃源”的大清谷,值得遇见。荡舟西湖,断桥、苏堤的

影像,在我心底流淌,我按捺不住心中喜悦,盼望着,盼望着早些一睹大清谷的芳容。

大清谷,毗邻大清村,相传,乾隆当年下江南巡游,远望一片青山翠林,兴笔将大“青”改为大“清”。大清谷,北倚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南临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东靠西湖风景名胜,多少年来,大清谷人拥茶而居,生活在这片“宜居、宜游、宜业、宜养”的热土。

下榻“浙里有约”,江南小院落精巧别致、清静幽雅,青

山作伴,山林为伍,茶园作陪,流水自成溪,竹林影斑驳,一派滋润谐和氛围。院外,“宝善桥”布满沧桑,桥下清流潺潺驶向远方,田间地头有几位农人在劳作。院内,南天竹招蜂惹蝶,榴花红颜绽放,八角金盘绿意葱茏,金丝桃蕊灿若金,芭蕉多情……勾勒出一份幽静恬适。

青山如黛,灌木青翠,花儿斗艳。前行几百米,便是大清谷。

漫步大清谷街巷,着实震撼,正如设计师所说,“让

建筑消失在大自然中”。走进“四季花厅”,一幅巨型“蝴蝶墙”映入眼帘。热带动植物次第铺展鲜活灵动。大厅内,一群头发花白的舞者正闻乐起舞。

抬眼远望,群山环翠,植被高耸,龙井茶山躺卧其中。大清谷以盛产龙井茶闻名,山顶有间茶室,可以品茗茶香,也是俯瞰大清谷的最佳观赏点。可惜采茶期已过,不能沿着崎岖小道拾级而上,去感受采茶的辛劳与快乐,只有望园兴叹的份儿了。



把日子过成诗

□ 卞奎

把日子过成诗
是个好主意

那报晓的雄鸡
唱开了一天的
序幕
奔腾的江河
汇成一曲
最沸腾的交响诗
起伏的山峦
是大地的乳房
喂养着人们
走在林间小路的人们
可心地听着
百灵鸟的鸣唱
充满活力的
劳作
似绘画的手臂
观照内心
观照带露珠的
花枝舞动
观照
一帧帧流云

孩子们是阳光
荡起了通向
每一天的双桨
大人们苦中有乐
一瓢寒泉当佳酿
哲人们
掘出多部主题
恰似起伏的音符
诗人们
是日子的主角
发现朝花
发现夕照
那一双双彩翅
蝴蝶
飞出了新版的
梁山伯与祝英台
生活之诗呀
层出不穷
一首接着一首
喷薄而歌

征稿启事

“齐迹”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比如涉及聊斋文化、鲁商文化、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

投稿请发邮箱:lzc b f k @ 126 . com。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开户名、账号、联系电话、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请勿登门投稿,谢绝一稿多投。